

本處
不得
幸不



一个非洲庄园的 故事

奥丽芙·旭莱纳著



一个非洲庄园的故事

〔非洲〕奧麗芙·旭萊納著

郭开蘭譯

張夢麟校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Olive Schreiner
THE STORY OF AN AFRICAN FARM

根据 Modern Library 1926 年版, 参考 Collins,
London and Glasgow 1953 年版译出。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陽門內大街32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書号 710 字数 230,000 开本 850×1168 耗 $\frac{1}{32}$ 印张 10 $\frac{9}{16}$ 插页 3

1958年2月北京第1版 1958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册

定价(6) 1.10元

作者再版序

我必須衷心感謝讀者和批評家們給予这本小書的歡迎。

这本书的主题，与英国人的日常生活异常疏远，必然缺乏对于熟習的事物的完美描写所常有的那种魅力，因此对它的欢迎也就显得更为慷慨了。

有一点說明是必要的。故事里曾經出現过两个陌生人，有些人以为第二个就是头一个以新的姿态回来了。究竟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我們不得而知；除非是說：有些人有一种感觉，認為一个人物不应该在上过一次場之后，就此下落不明，留下的具体线索仅仅是一本书；他們認為这个人物后来还应该作为丈夫或者情人重新登場，充当比單純的思想啓發者更为重要的角色。

人类的生活可以用两种方法来描繪。一种是舞台的方法。依据这种方法，每个角色先都按照秩序排好队，貼好标籤；我們万分准确地知道，每个角色在一定关头都会重新登場演他的戏，而且，閉幕的时候，所有的角色都会站到台前来謝幕。这种方法給人一种滿足和完整的感覺。可是另外还有一种方法——那就是我們大家所过的生活的方法。在生活里，什么都是不能預言的。上場下場都是料想不到的。人們粉墨登場，单独表演一番，又互相对演一番，然后就下去了。到了紧要关头，該登場的角色，并不

見重新登場。閉幕的時候也沒有一個人是准备好謝幕的。舞台脚灯最亮的时候，他們早已不見了；这出戏究竟叫什么名字，誰也不知道。就是那兒坐着一个观众，知道劇名，他也坐得太高，气灯下的演員們，根本就听不見他的呼吸。生活可以用这两种方法中的任何一种来描繪；不过这两种方法是不同的。依据一种方法訂出来的批評原則，会無情地伤害另一种方法。

有一位好心腸的批評家曾經暗示說，如果这本小書是一部探險記，描写布西門人^①把牛群赶到人迹罕至的悬崖絕壁，描写“遇見正在寻食的獅子，以及死里逃生的奇迹”，他会更喜欢它。这是不可能的。他所要的那种作品最好是到皮卡迪利街和河濱馬路^②去写；在那兒，創作的想像的才能不因为与实际情况相接触而受到束縛，才能振翅高飞。

可是，如果一个人坐下来，描繪他在其中生长的种种景象，他就会發現事实不知不觉地鑽进了他的脑子。他所想像的那些輝煌的場面和形象，并不是他所要画的。他莫可奈何，只好把画笔上的油彩洗去，蘸上他周圍的灰色的顏料。他必須描繪摆在他面前的事物。

拉·艾恩

1883年6月

① 南非古代游猎民族之一，擅长在岩石上繪画，民歌也很丰富，現在主要居住在卡拉哈利沙漠地区。

② 伦敦的两条豪华的街道。

目 次

作者再版序.....	1
------------	---

第一 部

第一章 童年生活的影象.....	3
表	3
祭品.....	7
懺悔.....	12
第二章 未来的打算和布西門人的画.....	14
第三章 “我作客旅，你們留我住”.....	22
第四章 信主的人有福了.....	30
第五章 星期日的礼拜式.....	41
礼拜式一.....	41
礼拜式二.....	44
第六章 波拿帕特·布兰金斯落窩.....	52
第七章 他設下陷阱.....	59
第八章 他捉住了那只老鴉.....	65
第九章 他看見一个鬼.....	77
第十章 他露出了牙齿.....	87
第十一章 他朝人猛扑.....	90

第十二章	他咬人	99
第十三章	他求爱	112

第二部

第一章	岁月和季节	123
	I	123
	II	125
	III	126
	IV	127
	V	133
	VI	138
	VII	139
第二章	华尔杜的陌生人	146
第三章	格利戈里·罗斯找到了眷属	170
第四章	林达尔	182
第五章	姘妮姘妮熬夜，格利戈里写信	203
第六章	波尔人的婚礼	212
第七章	华尔杜出外体尝生活滋味，艾姆在家体尝生活滋味	227
第八章	小山	232
第九章	林达尔的陌生人	243
第十章	格利戈里·罗斯有了一个主意	253
第十一章	一封没有写完的信	259
第十二章	格利戈里的女性生活	277
第十三章	梦	303
第十四章	华尔杜出去坐在阳光下	311

第 一 部

第一章

童年生活的影象

表

一輪非洲的滿月，從藍色的天空把清輝傾瀉在遼闊淒寂的原野上。在慘白的月光下，那長着一層只有几吋高的南非雜草的干沙地，那環繞在平原周圍的矮山，以及那伸着指形長葉的乳樹林，全都添上了一種扑朔迷離而又几乎是陰氣逼人的美色。

只有一個地方打破了原野的這種森嚴和單調，那就是原野的中心。靠近那兒，有一座屹然獨立的小山，孤零零的，上面滿是滾圓的鐵石，一塊疊着一塊，就像蓋在巨人塚上的一個大石堆。石塊中間，間或冒出几株雜草，或是几根樹秧。頂上還有一叢霸王樹，高舉着多刺的胳膊，像一面面的鏡子，反射着照在又寬又厚的葉掌上的月光。山腳下是一座莊園。最前面是一個用石頭砌成的羊欄，還有一些卡菲爾^①人住的小屋；再過去才是一幢用紅磚蓋的茅草頂的方形正房。月光就是在這幢正房的光禿的紅牆和那通到頂樓去的木梯上，也投下了一片夢幻般的美色，

^① 南非班圖人的一支，主要居住在開普省和納塔爾省之間，以聰明和強壯見稱。

同时还給正房前面那道圈着一小块空沙地和两株歪倒的向日葵的矮磚墙，添上了一股灵气。在那四圍空曠的大馬車房的鉛皮頂上，在馬車房旁添建的小屋頂上，月光同样也射出了特別明亮的光輝，仿佛每一條凸起的鉛皮，都是擦得亮晶晶的銀子。

一切都沉入了夢鄉。莊園上的寂靜，並不亞于那淒寂的原野。

在莊園正房里，一個名叫姍妮嬌嬌的波爾^①女人，睡在大木床上，正在夢中沉重地翻騰着。

她像往常一樣是和衣而睡的；因為晚上天熱，房間又悶，她一連做了好些惡夢。她夢見的並不是白天常常叫她心裡害怕的那些妖魔鬼怪，也不是埋葬在駝鳥飼養場那邊的害肺病死去的第二個英國丈夫，更不是她的第一個年輕的波爾丈夫，而是她當天晚上所吃的那幾隻羊蹄。她夢見一隻羊蹄梗在喉嚨管里，上下不得，她把肥胖的身子翻來滾去，發出了怕人的鼾聲。

隔壁房間里，因為女用人忘記拉上百葉窗，慘白的月光從窗口涌進來，照得如同白晝。靠窗放着兩張小床。一張小床上躺着一個黃頭髮的小女孩，前額很低，臉上滿是雀斑；不過月光在這裡跟在別處一樣慈祥，把一切美化了，因此叫人看到的，只是一個孩子初入甜蜜夢鄉時的天真面孔。

睡在另一張小床上的女孩，無疑是月光的寵兒，因為她美得真像一個小精靈。她把被子踢落在地上，月光照見了她赤裸裸的小手和小腳。隔了一會兒，她睜開了眼睛，望着那浸洗着她的月光。

“艾姆！”她向睡在另外那張床上的小孩叫了一聲；可是沒有

^① 南非聯邦特蘭斯瓦爾等省的荷蘭裔白人。

得到回答。于是她拉起掉在地板上的被子，把枕头翻了一个面，将被子拉来蒙住头，又睡去了。

这时候，只有馬車房旁边的一間小屋里，还有人沒有睡着。那間小屋很黑，門和百叶窗都是关上的；哪兒都沒有光綫透进来。这小屋的主人是个德国工头，他在屋角的床上睡得挺熟，一双粗大的胳膊又在胸前，花白的濃密的鬚鬚随着呼吸在胸前一起一落。可是房間里另外却有一个人沒有入睡，睜着两只大眼在黑暗中張望，一双小手撫摸着滿是补釘的被子。这男孩睡在窗前的一只箱子上，剛从第一觉醒过来。他把被子一直拉到下巴跟前，所以除了滿头絲一般的黑色鬚髮的大脑袋和一双黑眼睛以外，其余部分都看不清。他在黑暗中張望着，可是什麼都看不見，就連那根虫蛀了的屋椽的輪廓，那張放着他父亲临睡前念过的“聖經”的松木桌子，也都看不見。至于工具箱在哪兒，壁爐在哪兒，就更說不清了。可是在这漆黑一团中，却有一件东西使这孩子非常注意。

在他父亲的床头上，挂着一只双盖的大銀表。表走得很响。男孩听着听着，不由得开始跟着数起来。滴嗒——滴嗒——滴嗒！一，二，三，四！可是不久他就数不清了。于是他只好听着。滴嗒——滴嗒——滴嗒！

表声从不等待；它不停地响着；每滴嗒一次，就有一个人死去！男孩用胳膊肘微微支起身子，留心傾听。他希望表的滴嗒声停止。

从他躺下的时候起，表已經滴嗒了多少次啊？說不定有一千次，一百万次了吧。

他又試着去数，并且为了听得更清楚，索性坐直了身子。

“快死了，快死了，快死了！”表說，“快死了，快死了，快死

了！”

他清清楚楚地聽見這聲音。那些快死的人，他們全要上哪兒去呢？

他連忙躺下，把被子拉來蒙著頭；可是過了不久，那絲一般的鬚髮又從被子里露了出來。

“快死了，快死了，快死了！”表說，“快死了，快死了，快死了！”

他想起那天晚上他父親念過的那段話——“因為引到滅亡，那門是寬的，路是大的，進去的人也多。”^①

“也多，也多，也多！”表說。

“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②

“也少，也少，也少！”表說。

男孩躺在那兒，眼睛睜得大大的。他看見面前有一條很長的人流，黑壓壓的一大隊，朝着一個方向移動；他們走到了世界的黑暗的邊緣，一個個地掉下去了。他看見他們不斷地從他面前過去，什麼也阻攔不了。他想起這條人流在過去的悠久的歲月里，就這樣滾滾地流著——古代的希臘人和羅馬人就這樣掉下去；如今，那數不清的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和印度人又快要掉下去了，從他上床以來，多少人已經掉下去了啊！

於是表又說：“無窮，無窮，無窮！”

“攔住他們呀！攔住他們呀！”男孩喊道。

可是，表始終不停地滴嗒；就像上帝的旨意一樣，不管你高興怎樣做，它是決不改變的。

男孩的前額上冒出了一粒粒的大汗珠，他爬下床，將臉貼着

① 語出“新約”“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三節。

② 語出“新約”“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四節。

地，伏在泥土地上。

“啊，天父啊，天父啊！救救他們吧！”他痛苦地喊道。“只要救一些人，只要救几个人，只要在我祈禱的每一刻救一个人也好啊！”他把一双小手合起来举到头上。“天父啊！天父啊！救救他們吧！”

他匍匐在泥土地上。

哦，人們一个一个从边缘上掉下去的那悠久的以往的岁月啊！人們将要一个个掉下去的那漫长的未来啊！哦，主啊！那無穷無尽的长久而又长久的永恒啊！

男孩哭了，更紧地貼着地面。

祭品

光天化日下的庄园，跟月光下的庄园是很不相同的。那片原野在白天看起来，是一片松散的紅沙地，平得叫人生厭，上面疏疏落落地长着一些南非杂草，一踩就会像打火石那样噼噼嗒嗒地响，到处露出紅土来。这兒那兒还长着一棵乳树，高伸着灰色的枝桠。四面八方都可以看見螞蟻和甲虫在熾热的沙地上爬来爬去。庄园正房的紅墙，小屋頂上的鉛皮，羊栏的石墙，全都反射着强烈的陽光，看去使人眼痛，不能不避开。举目四望，不見任何大树或灌木。門前那两株向日葵，敌不过太陽的照射，也只好把粗厚的臉垂向沙地。在小山的石塊中間，一些像蟬一样的小昆虫，正在高声鳴叫。

那个波尔女人，在白天看来，比在床上翻滾作梦的时候还要难看。她在前面大客厅的一把椅子上坐着，双脚攔在木烘爐上，用一角圍裙揩了揩扁塌的臉，一面喝咖啡，一面用开普敦的荷兰

話咒罵这可爱的天气。她的晚女，一个故世的英国人的孩子，在白天看来，也比晚上更不入眼。日光对她的那些雀斑和她的皺紋累累的低矮的前額，是毫不容情的。

“林达尔，”她对跟她同坐在地上穿珠子的那个沒爹沒娘的小表妹說，“你的珠子怎么从不見由針上掉下来呀？”

“我用心慢慢穿，”小姑娘一本正經地說，一面用舌头舐湿她的小巧的指头。“所以掉不了。”

那个工头，在白天看来，是个高大的德国人，穿着一套襤褸的衣服，有一种孩子气的習慣，每逢遇見什么高兴的事情，总喜欢不住地搓手，狠命地点头。他在烈日底下，站在羊栏外面，正在对两个卡菲尔族的男孩解說世界末日就快来到。两个男孩一面切着牛糞餅，一面互相挤眉弄眼地尽量磨洋工，可是德国工头却一点也沒有注意到。

他的兒子华尔杜，从头到脚都蒙着一層紅沙土，正在小山的那一边牧放一群滿身塵土的母羊和小羊。他穿一件破上衣，一双生皮皮鞋，脚趾头已从窟窿里露出来了。他的一頂帽子大过了头，一直盖到眼睛边上，把滿头絲一般的黑髮完全遮住，样子很滑稽。他的羊群倒沒有給他多大麻煩。因为天气太热，走不了多远。它們好像都想找个遮蔭地方似地聚在每一棵小乳树下面，三五成群地站在一起，一劲也不动。他自己爬到小山脚下的一塊岩棚似的石塊底下，趴在地上，反翘着两只脚，举着一双小破鞋在空中晃来晃去。

过了不久，他从放午餐的藍袋子里，拿出一塊殘缺的石板，一本算术書和一枝石笔，开始聚精会神地写下一个数字，然后大声念着加起来：“六加二等于八，再加四等于十二，再加二等于十四，再加四等于十八。”加到这兒，他停了一下。“再加四等于十

八——再加——四——等于十八。”最后这个数字他拖得很长。慢慢地，石笔从他的指缝里滑落下去，石板也跟着掉到了沙土上。有片刻工夫，他一动也不动地趴着，过了一会才又开始喃喃自语起来，叉起两只小胳膊，把头枕在胳膊上。要不是时时发出咕囔的声音，人家还以为他是睡着了呢。一只好奇的老母羊走过来嗅他。嗅了好久，他才抬起头来，用疲倦的眼光眺望远处的山峦。

“我一定献给您——我一定献给您——一定，一定，一定，”他喃喃地说。

接着，他坐直了身子。脸上迟钝和疲倦的表情慢慢消失了，变得容光焕发起来。这时已经是正午。太阳笔直地往下晒着，地面在他眼前跳动。

男孩一挺身站起来，把乳树遮蔽下的一小块空地清理干净。他细心地四处寻找，找到了十二块差不多大小的小石子；他跪下来，在清理干净的那块地上，小心翼翼地把石子堆成一个祭坛形状的方台。堆好以后，他走到放午餐的袋子跟前，袋子里有一块羊排和一大片黑面包。他把它们拿出来，先将面包在手上翻来翻去，思量着该怎么办。最后，他扔掉了面包，只拿着羊排走到祭坛跟前，把它放在石台上，自己在近旁的红沙地上跪了下来。毫无疑问，从古到今还不曾有过这样褴褛、这样矮小的牧师。他把大帽子摘下来，虔诚地放到地上，然后闭上眼睛，合起手掌，放声祈祷：

“哦，主啊，我的天父，我向您献上一件祭品。我只有两个辨士，买不起一只羔羊。要是这些羔羊是我的，我愿意奉献一只给您。可是现在我只有这点羊排；这是我午餐的肉食。天父啊，我求您从天上降下火来，把它烧掉吧。您曾经说过：‘无论何人对

这座山說，你挪开此地投到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說的必成，就必給他成了。’^①我以耶穌基督的名祈求。阿門。”

他匍伏下来，臉貼着地，双手抱着鬚髮。熾热的太陽把热气傾注在他的头和祭壇上。他知道自己抬头看的时候将会看見些什么——他知道他将会看見上帝的灵光！他害怕得心都停止了跳动，呼吸也变得沉重起来；他快要透不过气来了。他不敢抬头观望。可是最后，他到底抬起了头。一看，头頂上是平靜的藍色的天空，周圍是紅色的大地；附近是一群群默默無声的母羊和他的祭壇——就只是这些东西。

他朝天上仰望——蔚藍的高空依然一片沉寂。他詫异地朝四面环顧了一下，又匍伏下去，这一次匍伏得比上一次更久。

他再度抬起头来，一切还是老样子。只是那塊羊排上的油脂已經被太陽晒溶，正順着石子往下流。

接着，他又第三次匍伏下去。等他最后抬头看的时候，一些螞蟻已經爬到祭壇上的羊排跟前。他連忙站起来，把螞蟻赶开。随后，他把帽子戴在滾燙的鬚髮上，坐到树蔭下面去。他双手抱着膝盖，坐在那兒等着，看到底会有什么变化。全能的上帝的灵光啊！他相信他一定会看見的。

“慈爱的上帝在考驗我呢，”他說，在午后的酷热里整整坐了一个下午。太陽开始西斜了，而他还在观望着，等候着；太陽快接近地平綫了，羊群也开始把长长的影子投在南非沙土平原上了，他依然坐着不动。他从太陽光开始落在小山上的时候起，直到在山背后消失的时候止，一心仍然抱着希望。随后，他喚攏羊群，推垮祭壇，把羊排扔到了老远的田野上。

^① 語出“新約”“馬可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三節。